

原名《天下不帅》

「好滴自然要烈，就像朋友自然要真。」

轻推理／双男主／燃江湖

热血悬疑古风，八周年经典再现

全新收录甜蜜番外《长相思》

君子不同

典藏版

李惟七 著

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君子不同

李惟七

著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• 北 京 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君子不同 / 李惟七著. — 北京 : 群言出版社,
2017.12

ISBN 978-7-5193-0343-3

I. ①君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69736 号

图书策划: 王 聪

责任编辑: 王 聪

封面设计: 茜茜设计 

封面 / Q 版绘图: 霜林醉

出版发行: 群言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(100006)

网 址: www.qypublish.com (官网书城)

电子信箱: qunyancbs@126.com

联系电话: 010-65267783 652638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柏力行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24.25

字 数: 43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3-0343-3

定 价: 45.00 元



【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】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, 电话: 010-65263836

目 录



白玉美人

1

子正踏月

41

妙手往返

85

君素雅达

183

心向往之

245

番外篇

299

第二版后记

380

第三版后记

382

白玉美人



人生虽然时有悲伤，时有误解，时有错过，但总有那一滴泪的温度，让人纵然粉身碎骨也要留在怀中。

一、裂玉

隋大业七年。

中原大地上一百六十年的铁蹄之声铮铮远去，两晋竹林遗风、南北朝敕勒民歌，都似昨夜一场绮梦，被大隋朝日出恢宏的晨光悄然屏退。

天下风云变幻，仍有一些地方，山河不改旧颜。

——比如眉州小城。

眉州地处岷江上游，因“山如眉黛”而得名。都江堰治下的岷江静谧富饶，山水意蕴最钟灵的一脉又仿佛独独给了人，滋养川蜀世代才俊如画。

这日清晨，鱼肚白的天边仍有几颗小星残醉，眉州街上却一阵喧哗。

城里百姓们都是见过些世面的，什么江湖人物仇杀结拜的、生死决斗的，都算不上稀罕事儿。平时，天蒙蒙亮时只能听到卖豆腐的阿嬷挑着担子吆喝。

“淳于门主被杀了！”

“怎么会有这种事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尸首就是在这儿发现的！”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汉子指着青石墙角：“是卖豆腐脑儿的阿嬷最先发现的，阿嬷吓得魂儿都没了，豆腐洒了尸首一身一脸。”

想着白花花的豆腐脑儿洒在死人脸上的情形，几个胆小的不由得缩了缩脖子。“淳于世家一向公道，又是川蜀武林三大世家里最强的一家。”有胆大的伸手在那墙壁上摸了摸：“淳于门主虽然是个女人，那些江湖豪杰爷们儿哪个不服？竟然也被人杀了……这江湖，唉！”

“出事那天还是她的生辰，可惜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人群里一阵叹息。有人突然想起了什么：“还听说她的夫君见了尸体，

悲痛得几次呕血昏厥过去呢。”

“美男子微生砚？”立刻有好事的脑袋凑过来：“听说微生砚整整小了淳于翎六岁，是不是真的啊？”

“嘘……”有人示意小声：“微生砚是人赘淳于世家的……那时淳于门主已经是再嫁身了。”

人群的注意力很快被香艳轶事吸引。微生世家历代出美男子，微生砚自是不例外，他又如此年轻，为何要娶一个大他这么多的再嫁的女子？市井街坊自然有好几个版本的传说。混过江湖的人都知道，淳于翎的前夫是少侠慕容昊天，以独门“乱空枪”享有盛名，多年前死于江湖诛灭邪派的一场恶战，留下一双儿女淳于滨、淳于如意。

“可怜淳于府的兄妹，既没了爹，也没了娘。”卖针线的婢娘摇头：“可怜啊……”

同情的议论声像陈年的旧米，溢满心人的谷仓。人们的遗憾叹息里渗出的那一丝难言的兴奋，就像窃食的耗子。

“到底是谁杀了淳于门主？”不知是谁问了一句。

胡子拉碴的中年汉子想了想，拧拧眉毛：“总不会是唐门吧？”从发现尸体的墙根再拐个弯，不过二十丈远，就是唐门。

“是有点蹊跷，但唐门要是真干了这事儿，为什么要把尸体处理得这么显眼？”刚才胆大摸墙的少年反驳。

“如果不是唐门用毒——走遍咱川蜀，又有几个人能杀得了淳于门主？”

众人左顾盼、右看看，只觉得唐门实在撇不清干系，但如果真是唐门所为，也有些说不通。

“你们也不用瞎猜了，”一个有些派头的江湖客威风地一抬手：“听说这次君将军亲自调度了特使，来查案！”

蜀中唐门。

此刻，江湖名宿聚集在大厅，川蜀五派十一帮、三大世家的高手几乎都到齐了。这其中还有一个布衫的少年人，看上去再平凡不过。他自称姓苏名同，字长衫，来自江南苏家，此次是赴长安赶考去，恰好路过蜀地。一个赶考的书生有什么资格参与江湖大事？虽说江南苏家有些名望，但江湖人向来瞧不起文人。不巧的是，这苏同却还

有让人想不到的另一重身份：当今左翊卫上将军君无意委派的查案人，说得更大点，就是朝廷派出的特使。

话说回来，一个连功名都还没有的少年人，又何来资格做朝廷的特使？偏偏君将军就委托了他。

所以，江湖名宿虽说不愿，但也给了苏同一席之地，当然，也没有人真正把他放在眼里。

这时，只听厅外高声通传：“淳于公子和淳于姑娘来了！”

一个身着蜀锦蓝衣的少年走了进来，他双目红肿，显然是经历了极大的悲痛，但衣衫发冠整洁，不改世家风范，正是淳于滨。只见他朝座中施礼道：“多谢各位江湖前辈为此案奔波，淳于滨铭感于心。”

他身后跟着一个稚龄少女，绯红衣裙腰身细瘦，鹅蛋脸胆怯紧张，便是淳于如意了。

几句寒暄之后，须发花白的峨眉栢慈师太最先开口：“此次淳于门主惨遭毒手，各位江湖同道义不容辞要追查个水落石出，以告慰淳于门主在天之灵。我们请来了最好的仵作，正在查验淳于门主的尸体。几位都是淳于门主最亲近的人，请你们来一趟，是想知道她在死前当日做过些什么，有什么异状？”

淳于滨想了想，说：“当日早上我见到娘时，她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说要去唐门一趟。”

众人都看向唐门长老唐双龄。

“淳于门主的确来了唐门，买一味药材。”唐双龄说：“不过她午时就告辞了。她没有返回府上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淳于滨顿了一下才回答，声音有些哽咽。

“敢问唐长老，淳于门主要哪一味药材，又是做什么用？”栢慈师太问。

“是一味子归草，对治疗心脉受损有奇效，用作什么用途，我就不知晓了。”唐双龄摸摸白胡子。

栢慈师太朝旁问淳于如意：“淳于姑娘，你在事发当天见过令堂吗？”

淳于如意摇了摇头，她的容貌和淳于翎很相像，不过气质文秀，少了七分高傲凌厉：“我前几天惹娘生了气，本想在寿诞上与她和好，没想到……”她说到这里已泪落如珠。

淳于滨正待接过话，神色却突然一变。只见门口处，仆人搀着一个人走了进来。

这边淳于如意的神色也是一动。

桡慈师太已站了起来，口中称道：“微生先生。”

这下，所有人的视线全都集中在了门口。

那只是个苍白虚弱的年轻男人，眸子恍惚，气色大大不佳，与意气飞扬的江湖少侠们相比，原本该黯淡得很。

可满座豪杰无论男女一眼望去，都觉得胸口骤然如被大锤重重击打，一缕寒玉沁凉入骨，心弦怦然跳动。连自恃身家相貌的世家少年们，也瞬间张口结舌，自惭形秽，几乎避开视线不敢多看。座中人都不得不在心里承认，微生世家历代出美男子，到微生砚这一代几乎到了极致。

在众人都愣神的时刻，被遗忘在角落里的苏同却摇着扇子，优雅地打了个哈欠：“微生先生这边坐。”

他闲闲地指着身旁的一个空位，没有微笑，但友好的眼神让人很难拒绝。

“你用过同和坊的熏香？”在微生砚就要坐下之时，苏同突然问。

微生砚略一怔：“不错。”

“同和坊的熏香有特殊的药用。”苏同一掸衣袖：“敢问微生先生可是身有伤病？”

“……我幼年曾随父逃难，被家父的仇人一刀贯穿胸肺，幸得少林空远大师相助才得以保命，数十年一直用药调理。”微生砚接着说：“这同和坊的熏香，是阿翎托人调制的，自与她成亲后我就一直使用。”

苏同点点头：“你心肺有伤，可需要子归草入药？”

微生砚长睫一抬，似乎对面前的布衫少年有些诧异，却并未否定。

座中大多数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，淳于翎出事当日来唐门寻药，寻的这味子归草，就是给微生砚治伤的！

“小丫头，刚才你还没说啊，是什么事情和你娘扯皮？”崆峒派妙冲道人是个性子急的，跺脚问道。

淳于如意低头不答，泪光隐隐。淳于滨面有难色，顿了顿才说：“娘要如意嫁给汤家四郎，如意不肯，在和娘怄气。”

妙冲道人嘿嘿一笑：“不会是你这丫头已经有了意中人，不从父母之命，一刀将

你娘剃了吧？”

“你……”淳于如意气得眼圈一红，泪水滚了下来。

“娘从小最疼如意，连我也难免羡慕。母女二人感情一向亲厚，道长不必多心。”淳于滨板着脸说。

“淳于门主只疼你那妹子不疼你，莫非是你小子嫌你娘偏心，气不过宰了她？”妙冲道人笑嘻嘻地指着淳于滨的鼻子问。

这下，连淳于滨也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要不——就是唐老鬼见财起心，谋财害命！”妙冲道人猛地一个转身，正对着唐双龄。

“你个老道！还怀疑唐门？”唐双龄急得吹胡子瞪眼：“我唐门要是真有心加害，怎么不神不知鬼不觉把尸首处理掉？绝无必要把证据贴在自己脸上！”

“画虎画皮难画骨，假作真时真亦假，老道我看——就从唐门开始查起！”妙冲道人冷哼。

“你！”

“要不是有人用下三烂的伎俩，真刀真枪，天下又有几个高手能取淳于门主的性命？”

此话直指唐门用毒，唐双龄脸色大大的难看：“我唐门与淳于世家交好，绝没有理由要害淳于门主！现在人死得不明不白，简直连是自杀还是他杀都说不清楚——”

“……胡说！”一直未说话的微生砚突然起身，推开仆从的搀扶，走至中厅。他的姿仪如病梅抱雪，这一怒之下两颊生出红潮，原本惨白的气色倒似天然装点。

唐双龄不知哪句话说错了，却不敢再出声。

微生砚胸口起伏，人人都看得见他气息不稳、悲恸至极。峨眉栊慈师太座下的女弟子上官蓓红透了脸颊，心里大为不忍，几乎要不顾礼仪上前去搀扶这伤心欲绝的男子了。

只见他喘息了片刻，接着说：“阿翎一生坦荡，耿直磊落，哪怕遇到了什么难处理的事，也绝不会软弱逃避。若说自尽……就是对阿翎的侮辱。”他说到这里似是牵动了什么心伤，长睫无力一合，仰面向后倒去。

“呀！”上官蓓轻呼一声立刻提气，可在她的身法将动未动之际，却见微生砚已经被人接住了。

是那个布衣平凡的苏同。

他原本坐在大厅南角，和微生砚之间起码有七八丈的距离。但顷刻之间起身、移步、扶人，一气呵成，好像他本来就在旁边候着一样。这样的轻功，境界至少在上官蓓百倍之上。

众人眼里的怀疑之色都化为佩服。座中都不是碌碌之辈，眼利心明，知道单这一手轻功，若要在江湖上论资排辈，就可以跻身十名之内。这个叫苏同的少年，竟真有些本事！

苏同脸上仍然没有什么表情，似乎对刚才的争论半点兴趣也无。

他扶着不省人事的微生砚，左手搭上对方的脉搏：“微生先生恐怕是悲伤过度。我略通医术，可为之诊治。”

“你能为先生治病？”淳于滨原本疲惫黯淡的脸色亮了一瞬，快步走上前来，年轻的面孔带着真实的焦急，“先生原本就有心疾，这些日子来因娘去世，几度伤恸吐血，药石罔效，郎中们都束手无策，苏兄若能替先生治病，我淳于家上下感激不尽！”

一旁的淳于如意微红着眼圈，站在兄长身边，也满眼忧急的泪水。

苏同看了淳于兄妹一眼——看来，微生砚虽与他们并无血缘，但府中上下倒很和睦，感情也颇为深厚。

他悠闲颌首：“我尽力一试。”

二、钓鱼

苏同就这么住进了淳于府。

有人说他是当今朝廷派来查案的，又有说是来给微生砚治病的。总之他自自然然、毫不客气地住了下来，选的还是府上东面向阳、最为舒适的一间客房。

他到淳于府上三日，除了开出几副再寻常不过的药方，就是托人买了一根鱼竿，闲来无事时坐在池塘边垂钓。

这池塘说起来也有些邪门，在淳于翎遇害的那天，水里漂起几十条死鱼，甚是不寻常。苏同也不怕撞邪，在池塘边一坐就是大半日，专心致志地垂钓。

他不仅钓鱼，而且还下厨房去做鱼，亲自剖鱼。虽然钓到的鱼压根儿没几条，但

这不影响他做鱼的兴致。每日淳于府上购买的鲜鱼，也有好几条都会被苏同拿来当试验品。他还认真地询问大厨师傅做鱼的方法，一派好学上进。

厨房的师傅们虽然觉得奇怪，倒也都愿意教他。因为不论是谁，只要和他说上几句话，总是觉得舒服的。

这天傍晚池水冬暖，松柏凌寒盎然碧绿，映着池塘上的一层薄冰，翡翠剔透。

府中仆人马伯推着装食材的菜车路过，笑呵呵地问：“苏郎君，您又在钓鱼了？今天的收获怎么样？”

苏同举起空空的鱼桶，里面半条鱼也没有。他毫不介意地上前，出力帮马伯把菜车推上一个小坡。

菜车不算轻，但听车轮声音是空车，苏同的手搭在车把手上，和气地问：“马伯，每天傍晚你都会把空车推到府外？”

“是啊，”马伯笑呵呵地抹了把汗，憨厚地回答，“我这会儿把车推出府邸西边的小门外，和送菜的伙计说好，他每天早上会将蔬菜装入车里。”

等马伯的车“吱呀吱呀”地推走，苏同看了一会儿池塘，收了渔具，踩着池水边一线斜阳，悠闲地提着鱼桶朝回走。

经过池边一棵大树时，他停住脚步。

这是一棵高大的松树，经冬仍然碧玉挺拔。他围着树走了半圈，在树下捡起一颗扣子。

“苏郎君。”身边传来一个轻轻的声音，却是淳于如意。她一身藕色冬衣，肩披灰鼠大氅，杏眸略有些怯生，“我……没有打扰你钓鱼吧？”

“湖面结冰，本来就很难钓到鱼。”苏同和气地指指结冰的湖面，再指指自己空的鱼桶。

淳于如意脸上神色稚气：“多谢你来府上替先生治病。”

“我所开之药方，只能治病三分。”苏同如实说，“心病还需心药医，若要真正有起色，还得依靠病人的心境。”

淳于如意点点头：“如意也知道先生之病三分在身，七分在心，这次娘去世对他的打击太大，如意很担心他……若有机会，也请你对先生多加劝慰。”

顿了顿，淳于如意眼眶泛红：“如意自四岁就由先生带大，感情亲厚不逊于爹娘。

因自小未曾见过爹几面，娘又忙于江湖大事无暇照顾我们，我和哥哥的文辞武功，都是先生一手教导的。”

苏同听到这里神色一动：“微生先生却是不会武功的——”

淳于如意点了点头：“先生虽不会武，却熟知天下武学。全因他心脉受过重创，不能修习内力，但他记忆过人，微生世家藏书又多，有‘天下武学七分藏于微生’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故而他对各门各派的心法口诀了如指掌。”

苏同沉吟片刻：“这样说来，淳于门主在武学心法上也需向微生先生请教了。”

淳于如意有些黯然道：“娘……一直是江湖排名前三的高手，但后起之秀也很多，她一日也没有停过练武。不少口诀心法，也会向先生问询的——近年来娘在修炼‘落月剑’的时候，我常看到先生整日为她写剑谱。”

“落月剑”是以外功招式为主的功夫，源自峨眉一派。淳于翎一向以招式广博而闻名江湖，能使十八般兵器，更不论拳、掌，是江湖人人称道的武学女奇才。

如此看来，她能学得如此之多的武学，与微生砚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。

苏同道：“淳于门主的一身武学的确融会贯通。”

淳于如意轻咬丹唇：“娘对我说，女子就算天资再好，修习内力仍然不如男子占得先天优势，所以要出类拔萃，还是胜在外功招式上。她能跻身江湖前三的位置，也多少靠了先生的武学心法，娘多年来一直敬重先生。”

说到这里，少女似乎想起了什么伤心事，眼圈微微泛红。苏同也不追问，只道：“淳于姑娘，你的扣子很别致。”

这话若是被寻常男子说出来，多半有轻浮之感，但经由苏同之口，认认真真的，没有一丝浮夸，淳于如意低头道：“这是昌绫纺特制的扣子，我和娘都喜欢绛红色。”

那颗扣子，和方才苏同在树下捡到的，几乎一模一样。

高大的松柏间漏出几线明亮阳光来，再看地面，又似乎那些光斑铺陈的都是疑点。

淳于如意似乎有话要说，又在犹豫该不该说，苏同也不催促。

这份耐心反而给了少女更多安全感，淳于如意思虑再三，终于轻启朱唇：“我……怀疑一个女子，是害我娘亲的凶手。”

树影日光倏然晃动，苏同眉心微微一跳，凝视着对方。

“她是我兄长的红粉知己，百花千凤楼的花魁——名叫杨念念。我兄长与她要好，

半年前将她带回府中，虽然没有名分，但她从那时起便一直住在府里。她出身青楼，行事放诞，曾经有一次和先生拉拉扯扯，还把先生推落池中。”说到这里，淳于如意咬住下唇，气得几乎快要哭出来，“那次先生落水受寒，病了大半个月，娘要赶她走，我兄长也打了她一耳光，她便负气回了青楼。没过多久她又回来了，花言巧语令我兄长回心转意，再次在府中住下。可自从她回到了府里，娘和先生便经常争吵、冷战，彼此谁也不理谁，后来娘出事的第二天，杨念念便不见了踪影。”

“这件事，我倒从未听淳于兄提起过。”苏同敛眉。

“我兄长说，如今娘亲尸骨未寒，此事若对外人讲，只怕那些爱嚼舌根的江湖人又要编造出许多流言蜚语，不知要将我娘亲、先生说得何等不堪……”淳于如意说到这里又羞又气，终于落下泪来，“苏郎君你自是不会与那些市井俗人一样，可世间流言……实在太过苛刻伤人。其实，我娘亲与先生多年来相敬如宾，先生更是向来孤高，绝不会和那杨姑娘纠缠不清。”

晚风缠绕着树枝，水面光影迷离。

这时，只见一个仆人快步走过来：“苏郎君……原来你在这里！我家先生有请。”

三、宝物

梅斜夕照，几只冻雀扑棱在窗外。室内陈设素净清冷，微生砚靠坐在床头，长睫微掩着凤眼。

苏同缓步上前：“江南苏同，见过微生先生。”

“我与苏将军曾有过一面之交，他所托之人，自是可信可托之人。”微生砚眉折春水，清眸融雪，示意管家奉茶。

一旁的管家约五十岁上下，方面大耳看上去很有福气，一身金线绫罗倒比寻常人家的主人还富贵气派几分。

“你查案如有什么需要，府中上下都会尽力配合。”微生砚接着说。

“我想单独问微生先生几个问题。”苏同自然而然地坐了下来，接过清香缭绕的一盅碧潭飘雪，品了一口。他意态闲适，就算初次见面的人也不会觉得生疏。管家躬身退了出去，掩上房门。

微生砚看了他一眼：“……但说无妨。”

“我听说，你半年前曾被一个姑娘推入池塘中，病了大半个月。可有这回事？”

微生砚皱起眉，哪怕是这样一个小动作，也有种清绮脆弱牵动人心。

“那位姑娘姓杨，是滨儿带回府中的。”微生砚凤眸浸了一层薄雪，并未否认此事，倒也显得磊落，“半年前，她与我在小路遇见，询问我一件东西的下落，我那日心悸病发正要回房服药，即便想回答她也有心无力，她拦路不许我离开，僵持之中，我不支跌入身后的池塘中，落水的声音惊动了附近的下人，府内上下都传言是她推我入水。”

苏同沉吟片刻，突然问：“她索要的那件东西——是‘白玉美人’？”

微生砚露出意外的神色：“不错，正是‘白玉美人’。”

“白玉美人”是江湖上人人梦寐以求的至宝，传说此物中藏绝世武学秘籍，出自微生一门。微生砚是掌门人的独子，自从他人赘淳于，在旁人看来，此宝物也自然而然地随他被带至了淳于府中。连初入江湖的小混混都知道“天下武学七分藏于微生”，可这件稀世珍宝的传说已经盛行江湖几十年，却从没有人亲见过。

想打这件宝物主意的人，绝不在少数。此次淳于翎遇害，与“白玉美人”又有何关系？

“江湖对这件宝物的传闻流传甚广，可它并不在我身上——非但不在我身上，我连见也没有见过。”微生砚的神色清冷中有一丝无奈，低低咳了几声：“那次我迷迷糊糊发热了好几日，醒来才知道这些事，我向阿翎解释了，杨姑娘并没有推我入水。但阿翎……”他停住喘息了片刻。

苏同从容接着道：“淳于门主听了你的解释之后，反应很冷淡，甚至有些愠怒？”

微生砚薄唇紧抿，等于承认了苏同的推测。

“淳于门主未必是对你多心。”苏同的话单刀直入，让微生砚的脸色顿时白了一白：“不必介怀，美貌原本就容易沾惹流言，再加上杨姑娘来自青楼，你们小路相遇，因何事起冲突，府中下人们可能有好几个活灵活现的版本，其中流传最快的肯定是香艳的一版，也许——最开始说者也只是玩笑，但接下来这玩笑就像长了脚一样传遍府中。毕竟世上多数人的生活都是乏味的。”

苏同又自品了一口茶：“淳于门主之所以不悦，也许是因为她觉得你落水生病已成事实，杨姑娘有没有故意推你并没有本质区别。又或许，她原本就不喜欢杨姑娘，且担心你的解释会给谣言添油加醋。”

微生砚扶额，凄清暗香中一丝柔倦牵动。

“你和门主十年夫妻，连这样小的问题也不能摊开来沟通，”苏同叹息，“我几乎可以肯定，你们夫妻一定有不少误会。”

微生砚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整个人如同被狂风巨浪席卷的一叶小舟，仿佛随时会被卷入无底深渊。苏同一手扶住他的后背，以内力助他平息。半晌，微生砚才稍稍缓过一口气来，凤目里似有泪光。

“对不起。”苏同收回手。

“……”微生砚摇摇头。

门外传来敲门声，是管家的声音：“先生，我把饭菜送过来了。”

盘中的食物精致，不过是白粥与清淡的素食，苏同对管家道：“鱼对调理身体有裨益，不妨让厨房给微生先生做几条。”

“我不吃鱼。”微生砚淡淡道。

“先生不爱吃鱼，”管家附和道：“我们府上只有门主和……”

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，似乎准备打住话头，苏同却从从容容接过他的话：“和杨姑娘爱吃鱼？”

管家一愣，似乎没料到这人府才几日的少年已知道如此多的事情。他看了微生砚一眼，对方的神色间对这少年也颇为信任，他只好垂首回答：“正是。”

四、夜袭

这夜弦月高挂，窗外似有风声。

客房里的苏同打了个哈欠，颇有些困倦，于是吹熄烛火，将方才阅读的书卷往脑后一枕，舒舒服服地躺下。借着凉如水的月光可以看见，此人睡觉的姿势与白日的优雅大相径庭。

幽光一闪，几星寒芒突然破窗而入！

三颗丧门钉定在床棂上，离苏同的头颅不到一寸距离。可原本睡着的苏同仍然睡着。

片刻，又一串梨花针朝苏同的脊背打来。

这时，苏同恰恰懒洋洋地翻了一个身，那一串梨花针便落在他方才躺的位置上，离他的身体不到半寸。

第三波暗器是一把蒺藜子，暴雨般打向苏同的头、胸、腿、臂！

室内的烛光突然亮了。只见苏同困意十足，睡眼惺忪地站起来，随手将当枕头的书卷往桌上一扔。

那书卷上赫然钉着十三颗蒺藜子。

至于他是怎样在顷刻之间抽书、接暗器、点灯、起身，没有人能看得清！

“已近二更，阁下不困吗？”苏同并未看窗外，但说得很是真诚。

窗外树枝咔嚓一动，似乎有人影遁去。

苏同连连摇头，吹灯，继续睡觉。

第二日清晨，鸟叫声叽叽喳喳不绝于耳。

苏同坐在门前的树上，手中拿着树枝，三下五除二，把麻雀鸚鵡吓得四散逃逸。淳于滨恰好路过，不禁问道：“苏兄，你赶鸟做什么？”苏同一边忙活，一边道：“这些鸟糟蹋了我晒的草药。”

淳于滨朝他窗前望去，果然用簸箕晒着一些草药。

“苏兄，今晨我去看先生，他的精神比前段日子见好了……”淳于滨感激地说，他正说话间，突然一坨东西从天而降，淳于滨一个躲避不及，虽及时闪开半步，仍然被那坨稀稀的鸟粪打中了衣袖。

身后的仆人急忙道：“公子，耶……鸟粪……”

这时，苏同下了树来，也有点不好意思：“淳于兄，这里鸟多危险，你还是去换衣服吧，治病我不过开的寻常药方，是微生先生自己心境有所放宽，病才见好。”

淳于滨似乎很关心微生砚的病情，但他身沾鸟粪，也不方便再停留询问，只能无奈地拱拱手，去了。

苏同把鸟都赶走了，再把他的药草侍弄好，这时已经日上三竿。

几个丫鬟们嘻嘻结伴走过，其中一个抿嘴偷笑：“刚才我路过洗衣房时，见张婶捂着鼻子在洗衣服，你猜是怎么回事？”